

安徽文史资料选辑

第九辑

(上)



安徽文史资料选辑

抗日战争时期史料专辑

(上册)

第九辑

赠阅

请指导、请交换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安徽省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内 容 提 要

本辑主要辑录了抗日战争时期我方和友方在安徽的军事、政治、经济、文化活动的一些史料，着重反映了在党的领导下新四军二、四、七师在前方和敌后英勇杀敌和刘少奇、叶挺、彭雪枫等领导人的革命活动片断。《选辑》还介绍了各级抗日动员委员会在开展抗日救亡活动中所起的积极作用，人民抗日自卫军的兴起和消亡的始末以及一些爱国志士所进行的革命斗争。内容比较翔实，文字较为简朴，可供进行作为爱国主义教育的参考材料。

目 录

新 四 军 在 安 徽

新四军在岩寺·····	歙县政协 (1)
半塔保卫战始末·····	周 蕙 (6)
半塔保卫战前后的一些亲历·····	江建淮 (15)
新四军四师向路东的发展·····	朱超南 (20)
新四军七师根据地的对外贸易·····	蔡志镔 (27)
首战太平集·····	徐征发 (34)
飞兵火烧来安日伪军·····	吴华夺 (42)
抗战时期蚌埠敌工工作的回顾·····	陈 炯 (44)

敌 后 游 击 战 争

皖南事变前后江北工作的回顾·····	胡德荣口述 童志强整理 (60)
回忆邳睢铜地区的抗日斗争·····	周扬季 (68)
邳睢铜抗日根据地的撤离与恢复·····	卢岗峰讲述 (74) 陆文培整理
抗战时期铜陵沿江地下交通站·····	洪 亮 (83)
铜陵犁桥地区的锄奸斗争·····	孙 林 (90)

新四军领导人事略

- 刘少奇同志来到新兴集……………涡阳县政协 (100)
叶挺同志到我家……………曹云鹤 (103)
彭雪枫同志二、三事……………侯永之口述
郑兆玺整理 (107)

安徽抗日动员委员会

- 安徽省动员委员会概述……………史维岫 (110)
动委会在皖西……………皖西革命斗争史编写组 (130)
回忆涡阳县动委会……………邓醇白 (142)

安徽人民抗日自卫军

- 记安徽人民抗日自卫军始末……………李武德 (118)
忆亚农同志与安徽人民抗日自卫军……………张仲明 (162)

党外人士的革命斗争

- 张治中先生小传……………余湛邦 (174)
回忆我在皖南行署的两年……………戴 戟 (183)

抗战时期的文化教育

- 回忆诗人蒲风……………李 洛 (191)
抗日战争时期的淮北中学……………李永棠 (200)

新四军在岩寺

歙县政协

岩寺是黄山的天然门户。早在四十多年前，这里曾是新四军驻扎、整编的地方。

抗日战争爆发后，根据党中央、毛主席的指示，江西、福建、广东、湖南、湖北、河南、浙江、安徽八省四十多个县的红军游击队，于一九三七年十月二日，奉命改编为国民革命军新编第四军（即新四军）。一九三八年三月，这支红军游击队的大部（约七千余人），在叶挺、项英、张云逸、袁国平、陈毅、谭震林、邓子恢、傅秋涛、粟裕等同志的率领下，陆续来到了歙县岩寺镇，进行整顿改编，组织东进抗日。当时，新四军的军部和政治部设在岩寺，第一、第二、第三支队（一、二、三、四、五、六团，共六个团）分驻在岩寺、潜口、西溪南一带。第一支队（一、二团）司令员陈毅，副司令员傅秋涛；第二支队（三、四团）司令员张鼎丞（未来歙县），副司令员粟裕；第三支队（五、六团）司令员张云逸，副司令员谭震林。部队经过整顿，于一九三八年夏天离开岩寺，踏上了东进抗日的征程；军部迁往泾县云岭。军部迁走后，在岩寺设有留守处（以后又改为兵站和兵站派出所），直至“皖南事变”前才全部迁走。

新四军在岩寺集中、驻扎的时间虽然不长，但对歙县革命运动所起的推动作用巨大而深远的。

首先，扩大了共产党和人民军队的政治影响，使长期蒙受

国民党反动派欺骗的歙县人民，进一步了解了共产党所领导的人民军队，是一支生气蓬勃、作风优良、爱国爱民、官兵团结、上下一致的人民军队。由此，大大密切了党和人民群众的血肉关系。这对当时歙县地方党的工作，以及在“皖南事变”后继续坚持革命斗争，都有着重大的影响和作用。如在“皖南事变”中突围出来的吴立奇同志，突围后隐蔽在岩寺附近托山岭一户农民家中，主人是个普通群众，对吴立奇同志非常关心，原因就在于他亲眼见过新四军。他的母亲当时对吴立奇同志说：“把新四军叫作‘匪军’，这是没天理，天下没有比新四军更好的军队。”又说：“新四军灭不了！要真是灭了，那是老天爷不长眼睛！”

新四军在岩寺时，谁受了国民党军队或地主欺负，就来找叶挺军长，找新四军。有一次，国民党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得悉新四军一支队在潜口开辟了一个新操场，天天在练兵，很着慌。为了装潢门面，顾祝同便命令驻岩寺的“遭殃军”也进行训练，这下可把驻岩寺的“遭殃军”的官老爷们急坏了。因为这帮狐群狗党，只知道吃喝玩乐，为非作歹，已很长时间没有训练了。原有的一个操场，已经杂草丛生，垃圾、乱石成堆，“遭殃军”就强拉了一百多个老百姓为他们打扫操场，搞得怨声载道，群情哗然。这时，恰巧叶挺军长有事打这儿经过，他查明事实以后，便极其愤慨地说：“真是岂有此理！”说着，就宣布解散。叶挺军长并对国民党兵说：“回去对你们的上司说，我们新四军的操场是官兵一起动手开辟的。你们要上操嘛，操场自己去打扫，不许逼迫老百姓去干！”国民党兵应着：“是！”夹着尾巴跑回去了。事后，顾祝同知道了，虽然心怀不满，但也无可奈何。

叶挺军长所指挥的新四军骁勇善战，军纪严明，对群众秋毫无犯，与国民党“遭殃军”的害民扰民，形成了极其鲜明的

对照。在岩寺附近的琶塘村，有一位胡明辉老人，他珍藏着一张当年新四军张贴过的布告，上面写着：“本军奉命抗日，志在保国保民。士兵历受训练，纪律素称严明……”这不是一张普通的布告，它是当年新四军革命实践的真实写照。如今这张布告已作为珍贵的革命文物，收藏在歙县博物馆。由此可见，新四军在群众中有着多么深刻的影响。

第二，向广大群众有力地宣传了我党的政治主张，教育了广大群众，鼓舞了歙县人民的抗日斗争积极性。为了揭露国民党反动派的黑暗腐败，宣传我们党的政治主张，动员歙县人民参加抗日斗争，新四军到岩寺后不到二十天时间，便在这里办起了一所夜校。夜校学生的书本笔墨全由军部发给，每三十人军部就派给一个文化教员，讲授抗日救国的道理。夜校除了教大家读书识字外，还教大家学唱革命歌曲，如《国际歌》、《暴风雨来了》、《挖战壕》等。因此，每当夜幕降临时，岩寺这个小集镇里便响起了嘹亮的歌声，洋溢着一片欢乐的气氛。

叶挺军长非常重视农民子弟的政治文化学习。他除了布置已进夜校的孩子去串连自己的伙伴入学外，还亲自去动员穷苦人家的孩子读书。于是一带二，二带三，学生人数很快增加了，固定参加学习的已有五、六十人。叶挺军长还经常给青年队学员上课，讲读书的好处，讲革命的道理。他经常对青年们说：“你们不要小看自己，干革命就是靠我们这些穷人。一个人只要有强壮的身体，只要肯苦学、苦练，什么事情都会做得成功的。”

那时的岩寺，抗日的标语刷满街头巷尾；抗日的歌声四处飞扬；新四军的战地服务团还编排了群众喜闻乐见的节目，深入各机关、学校、乡村，进行广泛生动的抗日宣传。一天晚上，在小学礼堂召开军民联欢晚会，演出了《放下你的鞭子》等话剧，叶挺、陈毅等领导同志都到场观看。晚会前，叶挺军长健步登上舞台，领头唱起了《大刀进行曲》等抗日歌曲，激

起了台下一阵阵热烈的掌声。战地服务团当时在街头巷尾书写的许多标语和画的漫画，虽经四十多年的风雨侵袭；有些至今仍然依稀可辨。在岩寺镇附近琶塘村的一座祠堂的山墙上，还隐隐约约可以辨认出当年画的一幅巨大的宣传画：两个大轮子支着一管高矗的炮筒，炮口下躺着一个四肢朝天的日本侵略者，轮子上写的是“国共合作，共同抗战”，左下角写有“新四军服务团宣”。对面墙上还有一条用红土书写的大标语：

“赶快起来，组织游击队，保卫乡土！改善人民生活，解除人民痛苦！”其他地方也有“收复失地！”、“中国万岁！”、

“肃清汉奸！”、“庆祝八路军东进胜利！”等标语。这些宣传画和标语曾在群众心头燃起了多么炽烈的抗日火焰。

大约是在一九三八年清明节的前几天，新四军备了许多烟、茶、水果，在岩寺镇召开各界民众座谈会。会后，还请大家到新四军驻地吃红米饭、看戏。在吃饭时，陈毅司令员说：

“红米饭，南瓜汤，是井冈山老红军的传统。我们就是老红军，今天是为了打日本鬼子改编为新四军的，不久就要遵照党中央的指示上前线杀敌去。”陈司令员还说，抗战是大家的事，大家都要参加到抗日战线中来，为抗战出力。陈毅司令员的一席话，说得乡亲们心里热乎乎的。那天夜里演完了戏，就有几个青年找到军部，要求上前线去杀敌。

第三，起了组织群众的作用，有利于党组织在歙县的发展。由于新四军驻在岩寺一带的时间不长，部队的主要任务是整顿、改编、准备东进，因此，没有能够象部队进入泾县、南陵那样普遍地组织群众。可是，在部队的直接帮助和影响下，歙县人民群众仍然组织了各种形式的抗日救亡团体，如“皖南青年救国会”、“歙县青年工作团”等。并出版了《蓝田报》等刊物。同时，新四军驻扎岩寺时，地方形势比较稳定，这也十分有利于地方党组织的活动。叶挺军长在岩寺时还

经常出访，接近劳动群众，送衣、送物，把党和新四军的温暖带给岩寺的穷苦百姓。陈毅同志也为岩寺青训班作过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的报告，鲜明地表达了我党抗日救国的根本主张；并对真抗日与假抗日、真三民主义与假三民主义、革命的行动家和空头革命家等问题作了深刻地论述和对比，无情地揭露了国民党顽固派当时所表现的动摇性。这个报告对武装爱国青年的思想和促进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都起了很大的作用。又如谭震林同志在西溪南木桥头召开的军民联欢大会上所作的报告，向广大农民群众进行了加强军民团结、加强对日作战的动员，鼓舞作用极大。

一九三八年五月，新四军的将士们奉命离开岩寺，挺进江南抗日前线。岩寺人民满怀深情地向叶挺、陈毅等将领和广大子弟兵挥泪告别。新四军开走了，但他们的英雄形象和革命精神却永远留在岩寺人民心中，鼓舞着歙县人民斗争、前进。

一九三九年二月，我们敬爱的周总理受党中央和毛主席的委托，绕道广西桂林，长途跋涉来到岩寺检查新四军兵站的工作，并在这里作了报告，休息了一晚。周总理岩寺之行虽然匆促，但四十多年来，它一直留在岩寺人民的美好记忆之中。

二十五年以后，陈毅同志又来到岩寺人民中间。一九六三年十月的一天，秋高气爽，金桂飘香，敬爱的陈毅同志和张茜、黄镇等同志陪同外国驻华使团来黄山游览观光，岩寺人民又见到了久已盼望的陈毅司令。当汽车行至岩寺镇旁的丰乐河畔，陈老总下车徒步，肃然脱帽过桥，边走边指点着当年新四军军部、政治部及营房等旧址，并向大街两边欢迎的群众频频招手致意。然后，陈毅同志满怀深情走到河边，双手捧起清澈的丰乐河水，表达了对古镇岩寺的一片深情。新四军和周总理、叶挺、陈毅等革命老前辈的光辉足迹，为歙县增添了无上的光荣。

（胡学文执笔整理）

半塔保卫战始末

周 蕙

一九四〇年三月，江苏顽军韩德勤部趁我新四军五支队主力西去支援定远自卫反击战，淮南津浦路东空虚之机，纠集八个团的兵力，以十倍于我的优势，对我路东中心区半塔集发起全面进攻。韩顽这种置民族大敌于不顾，蓄意制造磨擦，打击爱国抗日的新四军的倒行逆施，激起了我根据地军民的极大愤慨。在以刘少奇(化名胡服)同志为首的中原局和张云逸、邓子恢、赖传珠等同志领导的新四军江北指挥部的正确指挥下，半塔军民同仇敌忾，众志成城，英勇奋战七昼夜，终于赢得了半塔保卫战的辉煌胜利。半塔保卫战的胜利对皖东抗日根据地的建立和打开整个华中地区抗战局面，具有重大的战略意义，在新四军和华中抗日根据地斗争史上，写下了光辉的篇章。

(一)

一九三九年秋，为了加强华中地区党的领导，中共中央决定刘少奇同志率中原局进入华中地区敌后，贯彻执行发展华中的既定方针，迅速打开抗日新局面。九月，刘少奇和徐海东等同志奉命由延安出发，于十一月底到达淮南津浦路西定远县大

本文作者现任安徽省委党校党史教研室教员。

桥镇新四军江北指挥部。

当时，我新四军第四、五支队刚刚东进皖东敌后不久，初步完成战略展开，在津浦路东、西两侧形成了以定远县藕塘和来安县半塔集为中心的抗日游击根据地。但是由于受王明右倾机会主义影响，中共鄂豫皖区党委一度把主要精力放在“协助国民党五路军共同建设大别山根据地”上面；再加上项英同志一味强调华中的特殊性，不敢独立自主地建立抗日民主政权，这就极大地影响了部队的发展和根据地的建设。皖东抗日局面还没有完全打开，而国民党的第一次反共高潮已经波及淮南，斗争形势日趋严重。

刘少奇同志一到路西新四军江北指挥部，就深入进行调查，先后召开了三次中原局会议和其他各种形式的会议，宣传和解释党中央、毛主席对新四军和华中地区工作的指示，指出：“有兵就要有饭吃，有衣穿。要有饭吃，有衣穿，没有家不行，这个家就是抗日民主根据地。要创建抗日民主根据地，怕磨擦不行。要坚决反磨擦，不反就没有我们的立足之地。”①

新四军江北指挥部遵照中原局和刘少奇同志的指示，全面铺开了发动群众、开展游击战争、建立统一战线等各项工作。五支队以与四县临界的半塔集为中心，分兵于天长、扬州、六合、仪征、来安、滁县、嘉山、盱眙等地区，热火朝天地开展各项工作，打开了路东的抗日局面，壮大了部队的力量。为在尔后的半塔保卫战中应付桂、韩的夹击准备了力量。

一九四〇年二月七日，新四军第五支队在路东召开了“二·七”政工会议，邓子恢同志在会上传达了中原局会议精神和刘少奇同志关于“立即准备反磨擦，不反便没有根据地，

①赵启民：《皖东初创纪事》，载《解放军文艺》一九八〇年第六期。

非反不可”的指示。邓子恢同志还编写了题为《我们的出路》的政治教材，使大家进一步提高了对反磨擦必要性的认识。

“二·七”政工会议为即将来到的半塔保卫战起了直接的动员作用，使五支队广大指战员做好了投入反顽斗争的思想准备。

（二）

半塔集位于皖东来安、天长、嘉山、盱眙四县交界处，因西面小山上半截古塔而得名。由于它地处苏皖边区，离南京很近，因而成为一块不可忽视的战略要地。自从我新四军进驻半塔集之后，顽军一直处心积虑地制造磨擦，开启战端，妄图消灭我军，夺取这一战略要地。早在一九四〇年一月二十八日，国民党皖北行署主任颜仁毅就密电其部下，如遇新四军便衣队伍，即以“土匪名义剿之”。同年二月，国民党安徽省主席、桂系军阀李品仙以“冬季反攻”的名义，挟其优势兵力，越淮南路围攻我路西新四军四支队和江北指挥部，挑开了淮南地区的反共战幕。江苏省主席韩德勤也伺机调集兵马，准备进攻我路东五支队。皖东我军处于被东、西夹击的严重局面。

我中原局和江北指挥部全面分析了敌情，决定首先集中主力反击桂顽，待路西阵地巩固后再挥戈东向，击破韩顽。决定由刘少奇、张云逸、赖传珠等同志率四支队在路西进行反顽斗争，并调罗炳辉同志率五支队主力从路东赶赴路西；由邓子恢和五支队其他领导同志留守路东，防备韩顽。

三月上旬，五支队司令员罗炳辉同志率五支队主力新、老八团和十团、十五团的两个营赴津浦路西，协助四支队反击进攻大桥地区的顽军。以后又与四支队和苏皖支队主力并肩战斗，取得了定远自卫反击战的胜利。这时，韩顽见我路东空虚，以为有机可乘，就集结了其一一七师的六九七团、六九八

团，独立六旅的十八团、十三团、十六团，和盱眙县土顽秦庆霖保安旅的三个团，共八个团，还纠集了国民党特务部队忠义救国军和嘉山、来安、天长、仪征、六合等县的常备大队，总计一万余众的兵力，进攻我半塔地区。

这时，半塔地区仅有我五支队后方机关、学校及第八团的两个连的兵力，全部约一千人。其中，留守路东的指挥部驻在半塔集西南的苏营和冯营，教导大队驻在半塔集，其余部队与各地游击队分别活动于半塔四周的西高庙、四十里桥、涧溪、白沙王、雷官集、古城、竹镇等地。部队中不但新战士多，缺乏战斗经验，而且武器装备也很差。驻守半塔集的教导大队，六个中队里有两个学生队，一个女生、少年队。这三个队大部份学员连枪都没有。全大队除了两挺教学用的轻机枪和少数几枝视如珍宝的三八式步枪外，其余都是一些毛瑟枪、老套筒、湖北条。

三月二十一日清晨，韩顽以六九七、六九八两个团的兵力，向半塔集发动突然攻击。他们先以密集的炮火向我阵地轰击，妄图迫使我半塔驻军撤离。面对敌人的强大攻势，我教导大队临危不乱。在大队长黄一平的指挥下，各中队迅速地进入了简陋的前沿阵地，大队部同时紧急动员军民构筑了简易工事。当敌人发起冲锋时，部队严格遵守“远距离一枪不放，近距离必给以杀伤”的指令，镇静地等到敌人进入二百米内的距离时，才开枪射击。二十一日上午，教导大队以有效的杀伤率，击退了敌人的两次冲锋。半塔保卫战的战幕就此揭开。

驻苏营的五支队指挥部向中原局和江北指挥部急电报告了韩顽进攻战况，同时紧急研究了战斗形势，认为守住了半塔就是保存了路东根据地，决心动员一切力量坚守半塔。为适应战斗需要，指挥部调动所有守备部队向半塔集靠拢，占据半塔周围各处有利地形，分散和牵制韩顽兵力，力求消灭其有生力

量。

二十二日，中原局和江北指挥部回电指示：“动员和组织一切力量，坚守半塔。待路西主力挥戈东援，歼灭韩顽。”

我路东部队在江北指挥部政治部主任邓子恢和五支队政委郭述申、副司令员周骏鸣、政治部主任张劲夫、参谋长赵启民和路东省委书记方毅等同志领导下，坚决执行中原局、江北指挥部的指示，及时地把上级坚守待援的方针向广大指战员作了传达。我军将士精神振奋，斗志昂扬，决心发扬吃苦耐劳的精神，不怕疲劳地连续作战，坚守阵地，赢得时间，等待主力东归。

为了坚守待援，在指挥部的领导下，我军采取了一系列有效措施，以保证战斗的胜利进行。

顽方队伍虽是乌合之众，但毕竟有十倍于我的数量。为了解决兵力不足问题，指挥部除统一部署正规部队和游击队的军事行动外，还把农民自卫队和农村猎手也都动员起来参战。半塔集南门外的农民自卫队，用鸟枪和土炮击退敌顽的多次冲锋，在半塔保卫战中传为佳话。半塔集上的居民也积极地支援战斗。他们抬着自家的门板，帮助部队构筑工事；还为前线部队送饭送水，救护伤员。集上的一些居民从教导大队修械所领了枪枝直接参战。连开油坊的陈照祥和小土地出租者李永生等，也勇敢地拿起武器参加了保卫家园的战斗。

只有有效地杀伤敌人，才能给敌人以极大的威慑。我军各阵地把特等射手集中起来组成射击小组，严密地监视敌人。敌人不露头则已，一露头就被我射击小组神枪手们一枪一个地撂倒在阵地上。杨言德、张晶之、徐德、王化农等农村猎手在射击小组中大显身手，打得敌人白天不敢出来活动。而一到晚上，我军则派出战斗小组，四出骚扰敌人驻地，吓得敌人一到傍晚就撤出阵地集中宿营。

为了节省弹药，发挥我军长处，各战斗部队集中使用武器，配齐大刀、长矛和手榴弹，开展近战、白刃战。教导大队的两挺轻机枪，成了半塔集各阵地的“重武器”。只要一发现敌人在哪里集结，蠢蠢而动准备冲锋，轻机枪马上就调到哪里去“立功”，一打退敌人，两挺轻机枪又迅速“归队”，等待再去别的阵地开火。

在战斗间隙里，我军组织的前线对顽喊话组就积极开展政治攻势，不断地向顽军官兵喊话：“我们是抗日的新四军！”

“中国人不打中国人！”“弟兄们，调转枪口，留着子弹打日本鬼子去吧！”支队政治部将著名音乐家孟波同志调到教导大队担任音乐老师，在阵地上创作新歌，组织教唱。高亢的“中国人不打中国人，抗日军不抗日军”和庄严的“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的歌声四处飞扬，我军将士斗志倍增。

在我军事打击和政治攻势下，顽军士气低落，军心动摇。冲锋时，虽有督战队的严厉威逼，队伍还是象乌龟爬行一样行动缓慢。只要顽军官不在场，士兵就向我军喊话：“新四军弟兄，我们不打了，你们也别打我们了！”

顽军在正面进攻未能奏效后，就采取了分割包围、各个击破的战术。他们投入成连成营的兵力向我阵地作轮番进攻，还反复地和我军争夺半塔周围的制高点。顽军曾一度封锁了半塔和指挥部苏营之间的通路，抢占了半塔西北的制高点光山头，形成了对半塔集的包围圈。但经过我军的英勇战斗，半塔周围所有的制高点还是为我所控制，敌人始终未能进半塔集一步。我教导大队在坚守半塔集的七天七夜里，打退了敌人的多次冲锋。

在重点进攻半塔集的同时，敌人又在半塔四围的竹镇、石涧子、四十里桥、西高庙、古城、大田郢、高山集、桥王、白

米岗等地和我军激烈交战。我军努力作战，或顽强坚守；或视具体情况，主动撤退，将敌人牵至有利地形打击之。到二十四日以后，我军已形成了对包围半塔之敌南北钳制的形势，掌握了固守待援的主动权。

除了半塔集主战场外，我军在光山头争夺战、石涧子阵地战、西高庙守卫战、古城奔袭战、大田郢阻击战等战斗中，都很好地完成了牵制敌人兵力，消灭其有生力量的任务。其中桥王和白米岗两处打得尤为出色。

桥王在半塔东南十九华里处，原是一家地主的土围子。二十三日，顽独六旅以十八团一个团的兵力向桥王进攻。当时，守卫桥王的仅我民运组及一个四十来人的小游击队。根据苏营指挥部的命令，在民运组长兼游击队指导员刘洁（女）同志的领导下，大家下定与阵地共存亡的决心，以石头和少量的子弹击退了敌人的多次冲锋，坚守了一天一夜。直到敌人灰溜溜地撤退后，他们才撤出桥王与部队会合。他们的英勇战斗，得到了罗炳辉司令员的表扬。

在白米岗战斗中，我十团卫生队长赵瑞生同志带领由医务人员、伤病员、通信员、饲养员等组成的不足五十人的队伍，用两枝长枪、一枝短枪、一门只有碎石子作弹药的土炮与敌人奋战了三天三夜。轻伤病员拿着木棍守卫在阵地上，一直坚持到二十六日我十团一个连和嘉山游击队前来解围。

三月二十三日，我苏中挺进纵队副司令员叶飞奉新四军江南指挥部指挥陈毅电令，率纵队一、二团各两个营和特务营，从苏中吴桥地区出发，西渡运河，越天（长）扬（州）公路，星夜驰援半塔。一路上，四天之内与日、伪、顽三次遭遇，连打三个胜仗，全歼了前来阻击的顽独六旅一个营，震动了韩顽，严重地威胁了顽方的侧背。

三月二十七日，江北指挥部指挥张云逸和五支队司令员罗